東甌張文忠公奏對稿卷之二

廟議第一

臣伏惟

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葢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 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 皇上成之眞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 新詔傳宣愚氓丕應葢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也茲光

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
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　太廟
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卽曰當別爲
興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
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
以　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
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
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干　九廟
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
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爲共皇
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爲干
紀亂統人到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　獻皇
帝主於　太廟不知序於　武宗皇帝之上
與序於　武宗皇帝之下與　孝宗之統傳
之　武宗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上是爲
干統無疑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
請此何言也如謂　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

帝嗣昭帝後昭爲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
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葢名必當實不
可强爲也如謂　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
由　皇上以及　聖子神孫於　太廟當奉
以正統之禮於　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
禮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
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
爲之均爲不孝　皇上追尊　獻皇帝別立
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爲之也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者禮之
不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不爲
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　皇上念
此禮大成原出　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
遽爲小人所破壞邪

廟議第二

近該署丞何淵稱冊
恭穆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入祀
太廟臣等據禮反覆明其不可節奉　聖旨待
會議來朝廷自能審處臣等知　皇上雖孝
心無窮而禮之大閑不肯踰矣續該禮部會
議　上聞奉　聖旨你部裏再會多官上緊
議了來說臣等聞　命驚疑措躬戰慄切謂
此禮初議咸以　獻皇帝宜稱皇叔父興獻

大王矣臣等輒敢曰非禮也既而尊稱
興獻帝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加稱
皇帝本生皇考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請
去本生二字別廟京師更詔天下矣於是凡
有人心達禮義者始相慶曰此禮之大成也
夫禮也者理也天下之中正也不及不可過
亦不可也　皇上作之君作之師建中以爲
民極者也假使　獻皇帝於禮當入　太廟
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今日言之也今者
未聞　皇上審處之言而但有再議之
命宸衷淵微誠不可測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
日之言非邪前日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邪
夫上下之情貴乎流通古今之禮貴乎參酌
情通而后議當議當而后禮制行矣臣等愚
昧徒知　皇上孝心無窮猶未知　皇上審
處者復何在也若曰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者援古之禮經揆今之制度均爲有礙臣
等萬死不敢以此誤　皇上也竊念典禮方

成不可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揺此臣等所以義不容默也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悖理曲從誤　皇上哉故前日之所以惓惓者惟恐　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今日之所以惓惓者亦惟恐　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惟　聖明垂察焉

廟街議第一

茲禮部題稱

世廟與　太廟同街禮無明據宜無不可故請

聖裁羣臣正宜同寅協恭考經據禮乃互相推托遂致　皇上之心不安而横議無已也臣等謹按禮考工記左祖右社今　端門之外左題　廟街門所以識太廟由此而入非卽太廟門也右題　社街門所以識太社由此而入非卽太社門也儀禮所謂每曲揖今

廟街門即古左曲路耳廟南向門亦南向儀禮
筮于廟門其方位可考也故承祀之時曲門
不下輦至南向之門始下輦今議是與
太廟同街統於所尊非與　太廟同門也以爲
異廟必異路者實初議分別之過也若必由
左闕門入則左闕門亦當改爲廟街門是國門
左有二祖非統於所尊之義矣此該部所以
不敢固執誠不肯以無據之言欺　皇上也
其曰移　神官監拆墻伐木當質之於禮事
苟得爲則毀宗躐行古禮未嘗無之曾謂有
驚神靈而古人爲之乎竊念夫議禮之初爭
稱帝而復爭皇今爭立廟而復爭路實無謂
也是在　皇上早決之而已茲奉　明旨便
與會議多官相看臣等職在論思義不容默
伏乞　聖明獨斷據禮由正從廟街門通路
庶　神位成尊親之統　祖禰全孝敬之心
一代典禮無遺議矣

廟街議第二

臣等謹按周禮考工記凡建國前朝後市左祖右社治民事神幽明向背卒有定制我朝兩京建都雖門堂立名不同而朝位寢廟社稷稽古定制而不敢易者也近議開世廟之路由闕左門入不應由廟街門者但咸云廟街門有干太廟而不思闕左門有干朝堂也按古禮圖兩觀在雉門左右故今午門左右爲兩闕門有闕左右之名爾雅釋宮

云觀謂之闕許慎說文云闕門觀也徐鉉曰
中央闕而爲道故謂之闕崔豹古今註云闕
爲二臺作樓觀其上其狀巍然以懸法象故
謂之象魏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周禮每月朔
必懸法象魏實治民之所也又按古禮圖寢
廟社稷出入之路在庫外之左右故今
端門外有廟街社街之門然必遠在外朝而不
近治朝者朱熹曰雉門之外懸法象所以治
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詩周
頌曰於穆清廟魯頌曰閟宮有侐實事神之
所也夫廟街門本事神之所乃舍之而不由
闕左門乃治民之所乃曲引而由之臣等竊
謂茲議也非惟　寢廟之制有戾而朝堂之
位不亦因之而錯亂乎原諸臣之心惟願
皇上尊嚴　太廟殊不知　世廟已殺其規制
別爲門墻　太廟爲　皇上祖廟　世廟爲
皇上禰廟在禮統於所尊者也同路而未嘗同
門何干於　太廟乎諸臣非爲謀不忠乃考

禮之不精也禮部尚書席書一人難勝衆口故未得盡言臣等已據禮具聞謹畫古圖以進請以　廟街門爲當由以嚴　寢廟事神之禮必以闕左門爲不當由以嚴朝堂治民之禮則典禮由正羣議自息矣

廟街議第三

近議開　世廟神路禮官初不考禮制徑議由　闕左門入不應由　廟街門者臣等謹考朝堂宗廟社稷方位出於古聖人之所講畫載之周禮自三代以來建都立國無敢變易者也故敢決然以　廟街門爲事神之所實所當由闕左門爲治民之所實不當由誠慮朝堂宗廟之制有不可亂治民事神之禮有不可混者也及會官相度　太廟東有空

地縱百餘步栢木蔭蔽宜中通輦路所礙惟
神宮監耳夫神宮監不過守廟者之所
皇上爲　宗廟對越之主輦道所通較之孰大
孰小孰重孰輕乎羣臣正當同心協和辨方
正位以全朝堂　宗廟之制以體尊　祖敬
宗之心可也一轉移間則廟街可得直通
世廟統於尊而不敢踰附於　祖而不敢疎尊
尊親親並行不背之道也誠如初議由　闕
左門入在　皇上聖子神孫後日視之則
端門外有一　祖廟神路也　午門外又有一
祖廟神路也使國門之外右一　社稷而左二
寢廟矣有二　宗廟則爲二本壞三代朝堂宗
廟社稷之制者必自今日之議始也臣與會
議諸臣不避未同之嫌懇切講明而旅進旅
退無能可否雖禮官席書亦畏怯而和同矣
皇上能定千古不決之禮而肯壞三代不易之
制能立不世之廟而不通一曲之路乎謹復
畫廟街所宜通路之圖以進

論解言禮諸臣

臣等竊謂君德和於上則羣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而治道成矣近因議大禮實始於倉卒定論諸臣不暇考禮遂致聚訟四年更詔三遍此誠出於　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非臣等凡庸所能與也切念在廷諸臣一時愚昧誤犯　聖明曲蒙矜宥今尚有充軍如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者爲民如給事中安磐張漢卿等者降調如修撰呂柟編修鄒守

益御史馬明衡季本陳相段續主事侯廷訓
評事韋商臣等伏罪省愆已踰三載臣等切
謂人君之尊如天運於上夫雷霆者天之威
也雨露者天之恩也故天能成生物之功
皇上前日加怒諸臣者雷霆之威也今日曲宥
臣下者雨露之恩也故能成法天之功況今
獻皇帝追尊之禮已成　世廟已立　皇上大
孝之心光於天下萬世矣乞　敕該部將前
項言禮放斥諸臣查處或矜其情而寬其法
或諒其心而復其官如此可以見我　國朝
講禮異於漢宋始以禮而有爭終以禮而無
爭庶舉　朝和氣薰蒸忠誠感激　君臣上
下咸有一德而太平悠久無疆之治端在茲
矣

辭陞翰林學士

臣伏承

特旨陞臣翰林院學士者臣聞　命驚惶舉身莫措顧茲侍從之職可濫愚戇之才臣伏念議禮之初黨比雷同綱常風掃臣時初叨進士積忿　朝班不得不爲　皇上明辯其事時羣衆交攻猛於虎口一人議論輕於鴻毛伏惟　皇上純孝之心降自　天衷匪由人奪然猶欲稽公論不任私恩遂致廷臣三年

聚訟微臣寸心遲違雖有再　詔之頒益彰
兩考之失伏承　明命三至取臣等來京蓋
欲令臣等與執政禮官講明一代令典以爲
萬世法程未蒙　面見之召遽有望外之
恩竊謂　皇上召臣本爲愛禮臣等趨　命豈
敢愛官今兩考之失未更萬世之議無已伏
乞　收回　成命容臣進講以破邪謀以成
令典仍　賜臣以原職還任則　皇上成聖
明之孝微臣免于進之譏臣不勝感激

再辭

臣伏蒙
聖恩陞學士職已具奏請辭未蒙　俞允特賜
褒存弗虞一介孤生叨逢千載奇遇殞身莫
報沒齒難忘臣竊謂議禮之家名爲聚訟芻
蕘之言聖人擇焉今是非大謬於讒言而正
中賴存乎　聖斷苦小夫之朋比傷大道之
不明臣得免投裔之誅敢與登瀛之選再乞
聖明收回新命容守舊官典禮終期於講明

聖孝決成於丕應臣不勝懇切候
命之至

禮成辭職

臣叨逢
聖明在上議著當代典禮臣與桂萼等其始生
不同方官不同署竊見一時朝議有乖萬世
綱常是以見同論同遂不嫌於犯衆理直氣
直乃不覺於成仇幸獲　聖心難勝衆口伏
蒙　特旨陞臣以學士之官責臣以備講之
任彼時不辭無以明微臣之志終辭無以荅
聖明之心今　明詔重頒大禮攸定實皆出自

聖明裁斷非臣愚昧所能與也昔孟軻氏千里見王人以爲干澤三宿出晝人以爲濡滯今固無孟軻自任之君子亦終無尹士自責之小人此臣等所以義在當去而不苟容者也況學士之官居切近之地臣學不足以備經筵講讀才不足以效史館編摹原非竊祿之官深懷素飡之恥伏乞將臣放歸田里免玷班行又竊念今日驩兜雖雜進堯朝魑魅終難逃禹鼎仍乞皇上自此親君子遠小人以迓天休以臻至治俾臣白首遂箕山之願彰唐虞之盛矣

再辭

臣初因典禮之議不虞執政之臣樹黨匿非壞法亂紀彼時直受人盡言而未遽去者誠以微臣蒙不韙之名其事小　皇上誤不孝之名其事大故不得已奮一人之身攖百邪之口幸遭　皇上英明剛斷更定裁成破萬古不決之疑垂百世不刊之典臣知非功首實爲罪魁誤蒙　皇上進臣今職是以再辭而勉强拜　命三辭而莫遂歸休然心迹之

未明職任之未解故也夫君子小人不辨則
治亂不分茲如行人司司副柯維熊所言實
各有爲記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
子以厚小人以薄今夫　皇上擴大孝之心
成尊親之典是厚也非薄也以臣等爲君子
則不敢爲小人則不甘惟在　皇上早辨之
而已竊懼食祿不忠者天地弗全成功不去
者造化所忌旅進旅退原非素志知止知足
實出本心伏乞　賜臣早歸田園無汚翰苑
苟臣之不去恐讒邪之口終未能已　聖明
之心終未能安卒使辯治之　朝長爲聚訟
之所如此則　皇上奚取於臣之用臣奚補
於
皇上用哉

三辭

臣荷蒙
皇上責臣以典禮之講進臣以翰苑之官
命不獲辭心常負媿一朝殊寵千載奇逢然
非不欲竭誠殞身以報皇上顧今勢有難
容職有難盡不得不爲皇上再陳之伏覩
大明會典所載凡經筵欽命內閣學士知經
筵事或同知經筵事日講官於翰林院詹事
府春坊司經局官內具名奏請凡修實錄史

志等書內閣充總裁翰林院學士等官充副
總裁皆出　欽命　祖宗典章罔敢踰越臣
忝爲學士之官經筵日講纂修實錄臣之職
也舍此無他職也今　皇上與臣之官內閣
奪臣之職　皇上視臣如手足內閣視臣如
寇讐是以徒令臣飽　皇上之祿而不能充
報　皇上之心也今夫庶府百司之官皆有
常職以食於上曾有官至學士無常職而但
食　君之祿乎苟少知禮義廉恥者決不苟

容而謂臣等爲之乎及今纂修　恭穆獻皇
帝實錄仍敢犯侵官之令奪學士之職夫謂
獻皇帝不當稱考稱帝者內閣之人也謂不當
立廟京師者內閣之人也至臣與面質理屈
詞窮乃懼臣以不測之禍而懷二心者內閣
之人也倡言若再更詔我決先去卒乃斥之
不去者內閣之人也名正禮成輒專實錄之
功求隴斷而登之者內閣之人也　獻皇帝
有靈喜乎怒乎夫入則面諍於君退而不失

其和道也今詔更禮定正宜協和以定國是
而內閣日以仇恨臣等爲心使臣勢有難容
職有難盡是宜來言者之紛拏也夫古之大
臣用人之善有休休之心今妨賢病國一至
於此卒使眞才忌而不出正論隱而不聞其
能成天下之治也幾希　皇上志慮日開聰
明日廣姑試之而徐察之臣不敢盡言也昔
孟軻氏有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苟
不去竊恐天下後世指而言曰學士之不與
經筵自　皇上用某人始學士之不與纂修
自　皇上用某人始　祖宗立法之意由臣
而壞　皇上用人之權由臣而輕矣竊謂
皇上初因講禮召臣之來今因禮成容臣之去
在　皇上無偏昵之私在臣免于進之誚此
君臣始終相成之道也與其以祿位榮臣之
身孰若以禮義遂臣之志伏乞速　賜放歸
田里臣實不樂與此輩同館閣也倘臣不即
死日久論定尚當効用以酬

皇上知遇之恩不敢忘也